

关于斯大林問題

二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 民 出 版 社

关于斯大林問題

二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关于斯大林問題

二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frac{3}{4}$ · 字数 12,000

1963 年 9 月第 1 版

1963 年 9 月成都第 1 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1 · 757 定价(四) 0.08 元

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作出定論。但是，在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範圍之內，多數人的意見其實是相同的，他們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越來越懷念斯大林。就是在蘇聯，也是如此。我們同蘇共領導人的爭論，是同一部分人的爭論。我們希望說服這一部分人，以有利於推進革命事業。這就是我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赫魯曉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違反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完整學說的，是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

蘇共中央公開信對我們提出的原則性的論據，避而不答，只是給中國共產黨人扣上了什麼“個人迷信維護者和斯大林錯誤思想的傳播者”的帽子。

列寧在反對孟什維克的時候說過：“不回答論敵的原則性的論據，硬給論敵扣上‘激動’的帽子，這不是爭論，而是謾罵”。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態度同孟什維克的態度是一模一

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謾罵来代替爭論，我們却要用原則性的論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偉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領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說，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說，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認識和对待斯大林的問題，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評價問題，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的問題，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經驗的問題。

赫魯曉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則問題，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誰对斯大林的評價和苏共領導不同，誰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經驗的国际意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領導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評價問題，是关

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則問題。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績和錯誤；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錯誤的。这些錯誤，有思想認識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場，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錯誤，而不是凭空加給他的所謂錯誤，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历来反对采取錯誤的立場、錯誤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評。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經为反对沙皇制度和傳播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維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經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經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綫，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成就。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軍隊，进行

了艰苦卓絕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偉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論著作，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貢獻。

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來說，实行了符合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給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調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偉大的苏联共产党和偉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結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偉大的无产階級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階級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錯誤。斯大林的錯誤，有些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錯誤，有些是在无产階級专政沒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錯誤。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問題上，离开了辯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脫离了实际情况，脫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問題

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

們的錯誤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錯誤，应当符合革命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錯誤，只是“幸災乐禍”、“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諷刺修正主义者說，“鷹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鷹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偉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們犯过錯誤，但他們始終是“鷹”，而修正主义者，則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偉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評價，应当更加慎重些。

苏共领导人指責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辯护”。是的，我們是要为斯大林辯护。在赫魯曉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們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辯护。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辯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確方面辯护，是为十月革命創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辯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辯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辯护。一句話，是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实践辯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經或者正在这样做。

我們为斯大林辯护，并不是为他的錯誤辯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

党在历史上曾經犯过“左”傾和右傾机会主义的路綫錯誤。这些錯誤，从国际方面的原因來說，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傾和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主張，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負責，所以我們党进行的反对“左”傾和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評我們自己的犯了錯誤的那些同志，而沒有把責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們进行批評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訓，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錯誤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們不改，也可以等待他們在实践經驗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們不組織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們采取的方法是党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結的願望出发，經過批評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們认为，这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赫魯曉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們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們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們不是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總結經驗教訓，而是把一切錯誤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編造的所謂“錯誤”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們不是擺事實，講道理，而是用煽動的、蠱惑人心的語言，對斯大林進行人身攻擊。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強盜”、“賭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混蛋”、“白痴”，等等。當我們不得不列舉這些污秽的、下流的惡言毒語的時候，我們實在擔心弄髒自己的紙筆。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這豈不是等於說，蘇聯人民在長達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時期內，不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嗎？偉大的蘇聯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同意這種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這豈不是等於說，偉大的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在三十年內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經驗，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而是在封建主義“暴君”統治下的經驗嗎？偉大的蘇聯人民、蘇聯共產黨人、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絕對不能同意這種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強盜”。這豈不是等於說，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在一個長時期內，是以一個“強盜”為首的國家嗎？偉大的蘇聯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同意這種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混蛋”。這豈不是等於說，在過去幾十年中進行着英勇革命鬥爭的蘇聯共產黨曾經是以一個

“混蛋”为其領袖的政党嗎？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說，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偉大苏联軍队，曾經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統帅的軍队嗎？光荣的苏軍将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內竟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內，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賭棍”。这岂不是等于說，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經是以一个“賭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嗎？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內，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这样咒罵斯大林，是对偉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軍队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魯曉夫，現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罵斯大林，究竟是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盜”的同謀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魯曉夫这样咒罵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

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语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质问赫鲁晓夫：“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口这种话”！

列宁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那些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在威胁着他们的苏共领导人，不就是用谩骂斯大林来掩盖自己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和恼人的软弱无力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

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見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別值得人們注意的是，苏共領導人在百般咒罵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維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絕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罵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頌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一面对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階級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領袖口誅筆伐，一面对帝国主义的头子頌揚备至，这种現象难道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背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邏輯嗎？

赫魯曉夫如果不健忘，就應該記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經正确地譴責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說：“他們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們全体，攻击工人階級，攻击劳动人民！他們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說！”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頌斯大林是“偉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偉大的天才、导师和領袖”，“偉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誠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人們如果把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話，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話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評價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

赫魯曉夫如果不健忘，当然應該記得，在斯大林領導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別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魯曉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

會議上說：“我們黨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幫，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們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領導，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領導。……我們將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揚灰。”

赫魯曉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輔州第四次黨代表會議上說：“雅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資本家引到这里来。……我們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須提高警惕。我們应当牢牢記住斯大林同志的話：只要資本主义包圍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間諜和破坏分子到我們这里来。”

在斯大林領導时期，曾經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領導的赫魯曉夫，曾經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魯曉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領導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錯誤都推給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千二淨呢？

斯大林做錯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評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經出过一些錯誤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錯誤。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錯誤，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魯曉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評，他只知道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赫魯曉夫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发生在現代修正主义泛濫的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批評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棄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說：“在讲过的話可以忘

記、原則性可以喪失、世界觀可以拋棄、決議和莊嚴的諾言可以扔到一邊的今天，發生這種事情是不足為奇的。”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來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證明，由於蘇共領導全盤否定斯大林，已經招致了何等嚴重的惡果。

全盤否定斯大林，為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蘇反共的彈藥。就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閉幕以後，帝國主義利用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反蘇、反共的浪潮。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鐵托集團和各式各樣的机会主義者，都乘機向蘇聯進攻，向社會主義陣營進攻，向各國共產黨進攻，使許多兄弟黨、兄弟國家處於嚴重困難的境地。

蘇共領導反斯大林的狂熱運動，使早已成為政治僵屍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復燃，叫囂要為托洛茨基“恢復名譽”。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閉幕的時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謂第四國際的國際書記處，在《致蘇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員會的信》中說，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說過，將來要“為受斯大林陷害者樹立紀念碑”，“今天這一預言實現了。在你們的代表大會上，你們黨的第一書記作了諾言將樹立這個紀念碑。”這封信特別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為受斯大林陷害者樹立的紀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飾自己內心的喜悅，他們認為，蘇共領導的反斯大林運動，“為托洛茨基主義打開了門戶”，“將大大有利於托洛茨基主義及其組織——第四國際的進展”。

蘇共領導全盤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後，蘇共領導在蘇

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进行的。

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恰恰相反，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样的党，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要由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们组成。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